当她遇到她

（Две женщины）

编剧：柯伦迪（俄罗斯）
译者：翟延平、乔宗玉

声明：本剧本中文版的所有知识产权，包括表演权、翻译权和修改权、改编权等，均受中国法律、俄罗斯法律和国际法的保护，并归原作者和译者所有。未经原作者和译者共同书面许可，禁止出版和再版、复制、公开表演、在互联网上表演、电影改编、翻译成其他言语、禁止修改该剧本中文版文本（包括更改标题）。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。

整剧由四部独幕剧组成

一位年轻女士的来访

人物

妻子
客人

【妻子所居住公寓的客厅。几扇门——一扇通向卧室，一扇通向厨房，还有一扇通向公寓入口。

【妻子独自坐在桌旁喝茶。门铃响了，妻子对不期而至的客人感到有些惊讶，前去开门，让客人进来。客人是一位穿着精致的年轻女人。

客人： 你好。

妻子： (困惑)下午好。

客人： (有点尴尬)很抱歉，冒昧前来，希望我没打扰到您……

妻子： 你？事实上，我还不知道你是谁？

客人： 保险代理。我刚和您的邻居聊完，心想，我就顺带给住在这座公寓的其他居民打个电话吧，也许他会成为我的新客户。我不会强制让您买什么东西，就是想跟您聊一聊。（妻子默默无语，仔细打量客人，客人在她的注视下隐约感到一丝不安）如果时间不合适，我晚点再来……

妻子： (沉默许久)没关系，没事。我现在有时间，进来吧。

【客人走进房间。停顿。

客人： （画外音）我压根没指望她让我进来。

妻子： 请坐下。（画外音）她怎么敢来？（说道）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

客人： (环顾房间)我看你的公寓很漂亮。（画外音）这套公寓真好，如果失去，那就太遗憾了。（说道）有保险吗？

妻子： 没有。

客人： 为什么？这样的话，风险太大。

妻子： 我们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

客人： 您应该考虑。您想想，它可能会进入盗贼，也可能被烧毁，还有可能漏水，或者您家淹了楼下的邻居，这些事儿时有发生。

妻子：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。

客人： （画外音）她似乎毫不怀疑。（说道）不幸无处不在，常常出人意料，不期而至。

妻子： (感到事态严重)你说的很对，我至今没想到这些。

客人： 您现在怎么认为？

妻子： 有些麻烦无法预期。

客人： （画外音）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（说道）一份保险，虽然不能把您从不幸中拯救出来，但我相信，您可以较为轻松地去克服它们。公寓可以被修复；所有损失可以得到补偿；您的身体如果有健康危机，也能获得昂贵的治疗。

妻子： （画外音）真有意思，她是真的保险代理人还是假装的？让我看看。（说道）来，坐下。假如我们决定投保，该怎么做？

客人： 首先，我们需要对公寓进行评估，清点每一件物品，尤其贵重的。

妻子： 好吧，我们现在就做吧。

客人： 抱歉，您好像正在喝茶，我打搅您了。慢慢来，我在这里的某个地方等着。

妻子： 为什么某个地方？你和我一起喝一杯吧。

客人： 真的不用，不给您添麻烦……

妻子： 一点也不麻烦。再放一个杯子，就这样。(她把茶具放在桌子上。)

客人： （画外音）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幸运的转折，很明显，她没多心。

妻子： （画外音）老实说，我得承认她看起来很可爱。男人喜欢这样的女人，发型、服装，一切都很完美。这情形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。（说道）你要蜂蜜还是果酱？

客人： 谢谢，什么都不用。我喝茶不吃糖。

妻子： （画外音）控制饮食。这是对的。对我而言，不幸的是，她的三围如此无可挑剔。同时，她还有一张漂亮的脸，当然，也许只是化妆的作用，单身女性通常都很会花力气打扮自己。

客人： （画外音）奇怪。他只是叫她稻草人、女巫和水獭，其实，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。确实，她现在这个发型很丑，不过，总的来说，她能照顾好自己。眼下，她一个人在家，过度美丽是没有理由的。(大声说，拿出一片药片)我们可以喝喝茶，谈谈生意。你们有多少房间？

妻子： （画外音）你装什么蒜呀。我相信你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。（说道）三间。

客人： 你还记得每个房间的面积吗？

妻子： 那谁记得住呀，但我有一张布局图。(她把布局图递给盖斯特)都在这儿。

客人： 很好。(她翻着布局图，并在平板电脑上做笔记。)

妻子： （画外音）她如此勤奋地研究这个布局图，好像她即将住在这里一样。

客人： (环顾房间)我想这是客厅吧，非常舒适，您真有品味。

妻子： 谢谢。

客人： 我可以看看其他房间吗？

妻子： （画外音）我想你就是为了这个来的。嗯，看吧。（说道）好的，当然可以。

客人： （画外音）白痴，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进来？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一切呢？幸运的是，她从未想过她这是让谁进来了，否则，她不会请我喝茶。

妻子： (把客人领到其中一扇门前)让我们从厨房开始……

客人： 为什么是厨房？你喜欢做饭吗？

妻子： 当然!毕竟，我有家庭，有丈夫。（画外音）说实话，我不喜欢做饭，但她不需要知

道。（说道）但这不是重点。我是一个守旧的人，我认为厨房不仅仅是一个做饭的地方，更是一个家庭的中心。在这里，一家人度过最美好的时光；在这里，我们进行简单而亲密的对话。

客人：(微笑)是在厨房，而不是在卧室？

妻子：(微笑)在卧室里，我们展开了另一种对话。你为什么停下来了？如果你愿意，可以进来。

客人：只是随便看看。(她走进厨房。)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她肯定以为，我眼里她只是一个偶然到访的普通保险人，她绝对不知道我曾看到他们在一起。我不会毁了她的幻想。

客人：(回到客厅)非常漂亮的厨房，宽敞，设备齐全，非常干净。您是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。

妻子：谢谢。（画外音）自然而然，你希望看到这里是一片狼藉，无比混乱！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从他的话中，我得到的印象是，她是一个十足的戏精和一个懒婆娘。然而，我看到的她是一个冷静而聪明的女人，善于操持家务，把房间收拾得很好。我面对的情况，比我想象的更糟。（说道）那扇门后面是什么？

妻子：女儿的房间。

客人：她多大了？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这小妖精竟然假装不知道！(用慈母的声调大声说)我可以给你看一张她的照片。(她拿着平板电脑)在这里，你来看。

客人：漂亮女孩。

妻子：你想为她的健康保险吗？我们非常爱她，我丈夫更是视为掌上明珠，他可天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！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她的某些行为令我担心！她太健谈，太和蔼了，会不会她知道我是谁？那为什么她不马上把我赶出去？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他根本不是一个顾家的男人，打女儿长大，不再是一个有趣的玩具，他就没有花多少时间陪伴她。（说道）这是我们两岁的女儿。

客人：小美人!

妻子：这是我们的结婚照。看，这是我们结婚典礼后第一个吻。

客人：(声音哽咽)可爱。

妻子：这是我的未婚夫，也就是现在的丈夫，他抱着我下了楼梯，进了轿车。接着，我们去度了蜜月。

客人：多好。（画外音）多么愚蠢，多么痛苦，多么可耻。而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我突然忍不住，想亲眼看看她和他们的生活。真该死，轮到我为我的女性好奇心买单了。

妻子：瞧，我们在意大利度的蜜月旅行。(显示照片)这是我们在那不勒斯。(把平板电脑放下）（画外音）虽然多年过去，但我总觉着，我们的蜜月仍在继续……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现在，我断定，她知道我是谁了。否则，她不会给我展示她的合家欢照片。

妻子：言归正传。你愿意为我们女儿的健康投保吗？

客人：不，我只负责房地产保险。但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推荐另一家代理商。

妻子：不，谢谢。(不小心)我想我丈夫已经找了个保险小姐，有人会跟他介绍这些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她这是在暗示，她认识我。有人告发我了吗？这个世界尽管不是没有好人，但不排除有的人乐于干预和伤害别人。或许，她在什么地方，看到我和他在一起？我想知道，她究竟什么时候发现我和她丈夫的事的？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你们的事了，在我亲眼目睹你们在一起之前，在那些

好心人跟我讲你们的事之前……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？当他突然开始加班时，当他因为某种原因要开一些从未有过的商务会议时，当他在家里开始感到无聊时，当他踱步到另一个房间打电话时，当他开始白天对我彬彬有礼而晚上冷冰冰时……毫无疑问，你很有魅力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你把我当作商店里的内衣来审视，也许，我在你看来太庸俗，太厚颜无耻了。真实的感受是，我这样，总比做你这样的灰老鼠好。（说道）你认识她吗？

妻子：谁？

客人：那个保险代理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你这是磨刀霍霍啊。（说道）我为什么要认识她？

客人：(微笑)您对您丈夫的朋友不感兴趣吗？

妻子：一点也不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你漫不经心的语气，其实充满了恐惧和好奇。你在问自己一个永恒的问题，“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？”(用幽默的语气大声说出来)你不怕他会突然被某个人冲昏头脑要离开你吗？

妻子：不，我不害怕。小小的娱乐活动不会破坏婚姻，反而会使婚姻更牢固。

客人：你认为他不会深深坠入爱河吗？

妻子：是的，他会。可是爱情来了又走，妻子却永远在他身边。（画外音）她显然认为大局已定，明天他就会离开我。她绝对没有这个机会！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看来我的机会为零，她不会让他活着走的。（说道）妻子的地位并不见得牢靠，据统计，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她没说错。我知道，我们的婚姻岌岌可危。(大声笑)这不适应于我们的婚姻，我们将属于另一半不离婚的。

客人：在剩下的一半中，三分之二的婚姻极为不幸福。

妻子：你这么认为吗？

客人：不是我，是数据统计。

妻子：我不在乎数据，我们结婚十五年了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只够互相厌倦，该是离婚的时候了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她似乎知道，我猜到她是谁了，一味惹我生气，也不谈工作了。我想知道她为什么来这里？要求我把丈夫让给她吗？或者只是用她自己的眼睛去看看敌人的堡垒？可能我丈夫不想带她来这里，所以她决定自己亲自勘察。待我来试探一下。（说道）现在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卧室。（画外音）同时，我也会从她的脸上看出，她是否曾经去过那里。(打开卧室的门)这儿，看。

客人：（目不转睛地盯着卧室，强做微笑状)温馨的卧室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从她勉强的笑容来看，她肯定没来过这里。这对我是一种安慰，尽管那么微弱。否则，我自己的床也会变得可憎。这会不会是她在巧妙伪装？（说道）这里挂着不太像样的照片。那儿，在床那边，看见了吗？请不要在意它们，我丈夫只是想在卧室里增添情趣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显然，你已经不能让他兴奋了，故而挂上性感的画，去刺激他的感官。

妻子：卧室的家具是意大利的，这张床很宽很舒服，相当昂贵，请在您的存货清单中注明这一点。

客人：不用笔记我也能记住。（画外音）她故意一次又一次刺痛我，我得挺住。微笑，永远微笑。(带着微笑，大声说)伟大的家具。

妻子：是的，我们也喜欢。我丈夫非常仔细地挑选了它，他希望这里的氛围浪漫而美好。毕竟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你知道卧室在婚姻生活中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。

客人：（说道）当然，我完全理解。（画外音）另一个刺痛。（说道）这要多少钱？

妻子：我不知道，是我丈夫买的。(她每次都带着压力说出“我丈夫”这个词)我去问问他，然后告诉你。当然，你要告诉我，你的电话号码吗？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你是个聪明谨慎的贱人。(请大声)您不必操心，我会亲自给您打电话的。

妻子：谢谢。你为什么不喝茶呢？来吧，我给你倒一杯。你喜欢浓茶还是淡茶？

客人：谢谢，您客气了。浓茶有些影响睡眠……

妻子：对我没影响，我睡得很好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瞧瞧，你那因失眠而引起的眼袋，还有卧室里的安眠药，你不再是一个女人，你已经变成了一只母鸡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是的，我成为了一只母鸡，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女人。在那之前，我是一个愚蠢的女孩和挑剔的女人，就像你现在这样。你这瞧不起母鸡的小鸡，难道你不会努力拥有属于自己的窝吗？这不是你在床上说的吗？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在床上，除了这些，我们还有其他要说的。他是和你一起上床睡觉的，也是和我一起……爱。

妻子：(画外音）（音咧着嘴笑)“爱”……他是一个男人，他只是想要变化，仅此而已。

客人：我已经铺陈了对卧室的描述，客厅也是。我看到你有阳台？

妻子：是的，它面对公园。

客人：拥有不错的视野。(长叹一声）您的公寓很好，我会计算一下，然后告诉您结果。

妻子：是的，这公寓不错，我丈夫为了买它，工作了很长时间。现在他很得意，说他永远不会为其他任何公寓，而改变这个公寓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这不再是一个暗示，而是一个明确的告示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我们的小姐尴尬了。她没有考虑到，离开老婆容易，但万万不能离开公寓……

客人：这是谁名下的，您？还是您丈夫？

妻子：公寓？谁在乎呢？我们有很多共同财产。为什么问这个？

客人：公司必须知道，在发生地震、洪水、火灾、抢劫等事件时，该理赔给谁？尤其，万一还有离婚这样的情况。

妻子：我再一次告诉你，我们的共同财产。（画外音）我需要和律师核实这个问题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她试图表明她的房子是她的堡垒，不能被摧毁，也不能进入。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？很可能更多是谎言。如果她对自己有信心，她早就把我赶出去了，或者干脆不让我进家门。

妻子：你还没碰过茶呢，再来一杯干邑？

客人：谢谢您！我不喝。

妻子：我还是想问，(她把一个酒瓶和玻璃杯放在桌子上)除了家具，我们还可以投保什么？

客人：贵重物品。

妻子：例如，什么呢？

客人：嗯，瓷器、水晶、银器、美术藏品……

妻子：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。

客人：卧室里的画呢？

妻子：不值几个钱。

客人：还有电脑、皮大衣……

妻子：我没有皮大衣，但我有一件很贵的内衣。(她从衣柜里拿出亚麻布)在这里，看。这真是性感的组合——胸罩，内裤和睡衣。它难道不漂亮吗？我丈夫从法国带来的。

客人：伟大的内衣，非常昂贵！（画外音）对我来说，他没有从法国给我带过任何东西。

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一切进了房子，什么也出不了房子。

妻子： 我丈夫喜欢送我礼物。

客人： （画外音）我不会这么说。（说道）丈夫们出于某种原因，当他们觉得内疚的时候，会给妻子送礼物。

妻子： 妻子们会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想要的家庭温暖，只要他们肯给予妻子应有的爱。这套内衣投保要多少钱？

客人： 内衣只有在不穿的情况下才可以投保。你穿过吗？

妻子： 当然穿过，不止一次。我丈夫很喜欢我穿着它，尽管他马上让我脱下来，你懂的……

客人： （画外音）很明显，她在嘲笑我。

妻子： 我还有一些珠宝，一点黄金、钻石……

客人： 这些礼物都是你丈夫送的吗？

妻子： 自然不是情人，你以为会是他们吗？

客人： 您忠贞不二，是对的。

妻子： 珠宝也要保险吗？

客人： 您戴着它，还是放进保险箱里？

妻子： 我当然会戴。我丈夫给我珠宝，不是为了藏起来，他希望我在外面看起来漂亮迷人。

客人： 首饰已经佩戴，那就不属于我们公司的保险范围。看来，您有个很棒的丈夫。

妻子： 因此我对婚姻毫无抱怨。你结婚了吗？

客人： 我吗？……嗯，就算有吧。

妻子： 人们可以说，你有男人，对吗？

客人： 可以这么说。

妻子： （画外音）真让人害臊！因而，她需要一个丈夫！她自己的！而不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！（说道）有，还是没有？

客人： 我有一个男朋友，和丈夫等同。

妻子： 他是你的丈夫还是别人的？

客人： 更准确地说，我们共同的……有一段时间了……

妻子： 和谁？

客人： 和他妻子：

妻子： 有点复杂。

客人： 生活通常是非常复杂的。（画外音）想想看，她作为一个合法妻子，拥有值得骄傲的合法地位。如果我愿意，我早就可以和别人结婚了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如果我成为他的情妇，会去约会，没有日常的烦恼，深情、热情、神秘……和你一样，我会想像我比他妻子好。

客人： （画外音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总之，你是他的日常，我是他的假期。

妻子： （画外音）你只是羡慕我的身份地位，毕竟，你和他能有什么交集？只是床上短暂的欢愉而已。你也知道，你就是他每周末 15 分钟享用的尤物，但他平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他还有工作、生活、家庭、孩子、亲戚、金钱、计划、未来、过去——所有这些，都是我们的交集，而你一无所有。

客人： （画外音）你还没有说“共同财产”。

妻子： (旁白)共同财产！？你是他的乐子，不是他的假日。情人不是烛光下的晚餐，而是廉价旅馆里难得的一小时仓促性爱。

客人： （画外音）我俩的相聚越少，尽管我们的快乐很多。

妻子： （画外音）被毒害的幸福就不叫幸福。建立在谎言上的幸福，不是幸福。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上的幸福，更不是幸福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显然，幸福对你意味着，和一个不爱你的丈夫生活在一起，我同情你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你可怜你自己吧。他对你满意吗？你快乐吗？不要欺骗自己。毕竟，你入不了他的家门，你的孩子也随不了他的姓。他的朋友会来我们家玩，不会去你家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我突然意识到，虽然我认识他这么久了，但我对他一无所知。我每周有两、三个小时和他在一起，其他时间他没有我，他的生活对我是封闭的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当我挽着他的胳膊时，他不会紧张；当我们在床上时，他不需要偷偷地 看表；当我们一起逛街时，他不需要担心会遇到什么人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你和他走在大街上，他是不用害怕碰见谁，但那时他在思念我！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我相信他已经厌倦了你，他不离开你是出于同情。毕竟，他是个正派的人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我相信他已经厌倦了你，他不离开你是出于同情。毕竟，他是个正派的人。

妻子：（说道）对不起，我刚才陷入了沉思。可能你会拒绝，但我还是会给你倒些白兰地。(将威士忌倒入玻璃杯。)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她有多肯定……毫无疑问，他爱我，但他也爱她。也许不是她，而是房子，他在这里的生活。他在这里很无聊，但是很舒服。不，他永远不会离开她。我没有任何希望。（说道）或许我真的想喝点儿。(喝下白兰地，妻子没有碰她的酒杯)您为什么不喝点儿？

妻子：我很想跟你喝一杯，但不行。

客人：为什么？

妻子：我怀孕了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这是什么消息？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她脸色变得苍白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当然，是谎言。然而，谁知道呢……（说道）祝贺你。怀的是，男孩还是女孩？

妻子：还不知道。我丈夫很想要个儿子。他说，不生个男孩，他就让我继续生个不停。

客人：(咬紧牙关)那就祝愿你们生个不停。

妻子：(清朗地微笑)我也希望如此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我本来很高兴，她这么容易就让我进了房间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她这么做，是为了教训我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她现在知道，出现在合法妻子的家里，是什么后果了吧？（说道）再来一杯？

客人：是的，一杯不够。(她接连喝了两杯。)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也许她是个酒鬼？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她在欺辱我，她明明知道我和他睡过，还跟我大谈特谈她丈夫的爱，她欺负我无法反驳。如果我当着她的面，说出真相呢？我确实想说出来，看她还能不能笑出声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我不能让她生气，否则，她会公开那事儿，造成丑闻。或者，她会向我丈夫下最后通牒，“我和她，你选一个。”我不敢保证结局会是怎样。（说道）我可能得把酒杯拿走了，毕竟，你还在工作。

客人：当然。(她急忙吞下杯中酒，不情愿地递了过去）（画外音）我必须振作起来，我不知道结局会是怎样。
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什么也不说，就什么也不会发生。我们只是在讨论房产保险，仅此而已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跟她吵架，也不要让她跟我吵，否则，我可能会失去一切。
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最重要的是不跟她吵架，也不要让她跟我吵。否则，我可能会失去一切。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最好在发生任何事情之前把她赶出去。（说道）你都了解清楚了吧，那就给房子上保险吧。
客人：您现在能付款吗？
妻子：为什么不能呢？我丈夫过几分钟就回来，我们跟他说一下，他会付钱的。
客人：(吃惊)您丈夫？他这个时候不应该在工作吗？
妻子：你为什么这么想？你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吗？
客人：不知道，但……(她合上平板电脑)不幸的是，我现在得赶时间了。上保险没那么快，我得做个估价，（喃喃自语）做个评估……另外，我也没带保险单。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我就知道会这样。（说道）真不好意思，辛苦你了。
客人：我一定会再来的。（画外音）他马上要回到这个牢房了，在这里煎熬，内心想着我。真遗憾！如果有我，一切将不同。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“不同”？一切都会一样，甚至更糟。如果你认为情人永远是诗，妻子永远是散文，那你就错了。即便如此，你知道诗歌变成散文的速度有多快吗？婚姻不可能永远充满激情，激情不会持续太久，充满激情的婚姻是不正常的。
客人：我想我得走了。（画外音）老实说，你是对的，我羡慕你。他与你同甘共苦，但对我，他只是寻欢作乐。我没必要生你的气。相反，这是我的错。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我真的很羡慕你，他和我住在一起，但他爱你。这可能要怪我，是我不够好，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呢？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他不敢贸然做选择，显然，只拥有我们中的一个，不能让他快乐。也许，让我继续拥有他的一半，他才会幸福，这样最合理？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显然，只拥有我们中的一个，不能让他快乐。也许，让我继续拥有他的一半，他才会幸福，这样最合理？
客人：（画外音）我没有生你的气。但我们不会互相帮助。（说道）再见。
妻子：（画外音）我没有生你的气。但我们不会互相帮助。（说道）再见。

剧终

二重唱

人物

安娜
塔玛拉

【舒适、雅致、整洁的环境。两个长相相仿的漂亮姑娘安娜和塔玛拉在钢琴伴奏下，唱著名的《黑桃皇后》中的二重唱《丽莎和波琳娜》。
安娜和塔玛拉：（齐唱）日暮时分，云彩光芒渐渐黯淡。塔楼上，最后一道光正在消逝；河流里，粼粼波光共长天一色，一切安静下来。小树林进入睡梦……
安娜：（打断演奏和歌声）八点了。
塔玛拉：坐下吧，你累了。我自己唱吧。
安娜：我一点也不累。你需要休息，你刚在厨房忙了那么久。

塔玛拉： 做晚饭是一种享受。
安娜： 对我来说，清扫房间是一种乐趣。
塔玛拉： 你看起来有点累。
安娜： 那是你的看法而已。我现在唯一厌倦的，就是休息。自从我们在一起，我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！就因为你干了一半的活儿。
塔玛拉： 安娜，亲爱的，你太夸张了。
安娜： 没，塔玛拉，一点都没，我都知道自己以前一个人是怎么过的。
塔玛拉： 维克多告诉我，你过得很好。
安娜： 是的，我过得很好。我觉得自己过去过得不像一个女人，而像一匹马。我真的很感激你！
塔玛拉： 为什么？
安娜： 因为你愿意搬来这里住。
塔玛拉： 安娜，亲爱的，我应该感谢你。
安娜： 别说傻话。你错失了自由的生活、奇趣的人生、亲昵的情侣关系……
塔玛拉： 我需要家庭的舒适感和安全感。
安娜： 我确实感到平静而快乐。
塔玛拉： 我也是。
安娜和塔玛拉： （齐唱）柳絮在水面上轻轻飘动，树影婆娑！
塔玛拉： 你的声音真美。
安娜： 你是位伟大的伴奏家。
塔玛拉： 可现在，我真得摆餐桌了。
安娜： 不用你，我来。
塔玛拉： （示好）咱们为什么不一起来干呢？
安娜： 你，塔玛拉，一如既往说得对，两个人做任何事情都会更有趣。
【两戈女人开始布置餐桌。她们动作宁静、悠闲，充满女性尊贵和柔美。
塔玛拉： （把雪白的桌布铺在桌子上）你今天的发型很适合你。
安娜： （对着镜子看）我也这么觉得。维克多昨天还责备我，问我以前怎么没想到把头发散开。
塔玛拉： 你怎么回答他？
安娜： 我说我是按你的建议弄的。（把瓷器餐具放在餐桌上）需要汤盘吗？
塔玛拉： 不需要，没有汤，只有沙拉、冷鱼、蘑菇、烤肉和蛋奶酥。
安娜： 维克多来的时候你会换衣服吗？
塔玛拉： 也许吧。
塔玛拉： （换衣服。安娜继续摆餐桌）我看起来怎么样？
安娜： 太美啦！
塔玛拉： 我穿这件衣服，因为这是你送给我的。
安娜： 最重要的是，维克多非常喜欢它。
塔玛拉： 他喜欢你的品味。
安娜： 不，他爱你。
塔玛拉： 我不知道该放什么花——菊花还是康乃馨？
安娜： 我觉得最好是康乃馨。维克多说，他喜欢红色的花和白葡萄酒。
塔玛拉： （把花放进花瓶里）那么，葡萄酒需要用彩色的酒杯吗？晚饭后我们做些什么？
安娜： 你有什么想法？
塔玛拉： 你跟维克多去看戏或做客吧。

安娜： 你呢？
塔玛拉： 我来看孩子吧。
安娜： 你昨天看孩子了。
塔玛拉： 但你已经忙了一周。
安娜： 不至于一周，像我今天，就呆在家里了。
塔玛拉： 不，安娜，这次让我来。
安娜： 你总是怎么说，这次可不行了。
塔玛拉： 我很抱歉，但你开始不听话了。（愤怒的沉默。塔玛拉第一次受不了她，热情地拥抱着安娜。）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了。我只是想让你和维克多有一些乐趣……但如果你期望，我会和他一起去。别生气，好吗？
安娜： 我为什么生气？我太固执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会和他一起去的。你不介意我求你帮一个忙吧？
塔玛拉： 你只会给我带来快乐。
安娜： 请你今晚替我去。今天虽然轮到我陪他，但我累了。
塔玛拉： 是的，可我也累了。
安娜： 一点点累。
塔玛拉： 好吧，亲爱的，我今天真的去不了，但我怎么能拒绝你呢？先坐在椅子上歇会吧。（从安娜身上拿走叉子和勺子，让她坐在椅子上，自己继续摆桌子）你真的累了吗？或者是别的原因？
安娜： 实不相瞒，昨天我和维克多吵架了。
塔玛拉： 吵架了？为什么？
安娜： 我觉得他对你有点冷淡，我忍不住责备他，他自然生气了。
塔玛拉： 安娜，亲爱的，你不应该为这样的小事，毁了你和他的关系。
安娜： 这对我来说，不是小事。我看到，最近你们俩相互躲着……
塔玛拉： 我明白。上周我责备他，说他对你的爱护不够，他向我道歉，但我决定用我的冷漠来惩罚他。
安娜： 恐怕我们都做了蠢事。
塔玛拉： 也许吧，要爱护所爱的人，不要责备他。
安娜： 谢谢你。
塔玛拉： 你是我的……
安娜： 我对你的高尚毫无质疑。
塔玛拉： 你是我的榜样。
安娜： 奇怪，我以前恨你……
塔玛拉： 我却爱你，这很有趣，不是吗？
安娜： 同时很自然，尽管我们以前没见过彼此。
塔玛拉： 对于我们，最重要的是接触和理解对方。
安娜： 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起去了，立刻成为朋友。
塔玛拉： 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。
安娜： 是啊。我们都爱维克多。
塔玛拉： 他是我们的。
安娜： 我们曾经多么愚蠢，试图把他从对方那里夺过来！
塔玛拉： 是呢。可爱情最重要的是爱，不是选择。
安娜： 不幸的是，所有的女人都小心眼儿。
塔玛拉： 恐怕我们也不例外。我很高兴，维克多是我们的。

安娜： 我也是。
塔玛拉： 我相信他没有欺骗我们。
安娜： 因此，我们对他是忠诚的。
塔玛拉： 顺便说一句，今天在街上有个男人给我钱。
安娜： 你怎么处理？
塔玛拉： 我当然果断拒绝了他。
安娜： 我想知道，具体怎么做的？
塔玛拉：以最老套的方式。我实话实说，告诉他，我是一个好女人，我爱我的丈夫。
安娜： 他就此消失了？
塔玛拉： 他没走。丈夫也许会欣赏忠诚的妻子，但男人不喜欢忠诚的女人。
安娜： 我们很好，但快乐的人容易招人嫉妒。
塔玛拉： 你碰上什么不愉快的事了吗？
安娜： 嗨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一个邻居……
塔玛拉： 那个庸俗的小市民！她又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？
安娜： 她一直在问三问四。
塔玛拉： 你怎么回答的？
安娜： 我好好地给她上了一课，爱是三个人的事，不能被外人打扰。
塔玛拉： 你真的很喜欢维克多吗？
安娜： 是的，当然。你呢？
塔玛拉： 我也是，但……
安娜： 但什么？
塔玛拉： 我不知道，如果我是他的惟一，会不会和他一起生活。
安娜： 也许，你的感觉很准，我知道这有多难。
塔玛拉： 这并不难猜，根本不可能，他的心早就离开我了，男人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。
安娜： 顺便说一句，我们得记住，我们不应该事事一样，否则他会厌倦我们。
塔玛拉： 我们不是已经尽量不一样了吗？就因为你是黑发，我便染成了金发。
安娜： 这还不够，我们的内在灵魂必须有所不同。
塔玛拉：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
安娜： 嗯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活泼有趣，我就得看上去深沉安静。
塔玛拉： 男人更喜欢哪种？
安娜： 二者兼具。
塔玛拉： 好吧，那么我轻浮一点，你严肃一点。
安娜： 我们还可以时不时互换。
塔玛拉： 说到多样性，我们不能忘记最重要的事情。
安娜： 什么意思？
塔玛拉： 你是不是说过，他喜欢吻你的脖子？
安娜： 是的。
塔玛拉： 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常让他吻我的肩膀。
安娜： 你说得对，我们需要认真讨论这个问题。
塔玛拉： （看了看）好像没什么事。
安娜： 维克多迟到了。
塔玛拉： 有什么事吗？
安娜： 放松，你总为琐事烦恼。
塔玛拉： 你知道吗？昨天，我突然想到，万一有一天，你走路上被一辆车撞了……没有你，

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立刻感到浑身不安。
安娜：（微笑着拥抱塔玛拉）恰如你所看到的，我还活着。
塔玛拉：我们去找他，怎么样？
安娜：最好再精神抚慰一次，让你的内心平静下来。
【塔玛拉坐在钢琴前。安娜抱着塔玛拉的肩膀，正欲和她齐唱。
塔玛拉和安娜：（齐声）门铃响了。
安娜：维克多来了。
塔玛拉：终于来了。
【歌声（画外音）：日暮时分，云彩光芒渐渐黯淡。塔楼上，最后一道光正在消逝……
【两个女人用同样缓慢而流畅的动作走到镜子前，整理头发。
塔玛拉：我去开门。
安娜：不用，他有钥匙。让我们用音乐来迎接他，他喜欢听咱俩唱歌。
【两女人在钢琴前就座。
安娜和塔玛拉：（反复齐唱）一切安静下来。小树林进入睡梦，周遭一片宁静……

剧终

女人的心事各自猜

角色

老妇人
女青年

故事发生在当代

【医院病房，几张床，床头柜，凳子。急救按钮，药瓶。墙上有一张卫生宣传海报——号召与绿蛇作斗争。门上有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保持安静！”的提醒语。
【这是一家最普通的医院。房间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妇人忙着扫地、擦窗户等。一个女青年腋下夹着一件斗篷，脚穿拖鞋，一只手拿靴子，另一只手拿购物袋走进来，突然意识到老妇人注视着她，吓一跳，往门口走去，似乎想溜走，慌乱中掉了一只靴子，愣住。
【老妇人转过身子，与女青年对视，觉得有些尴尬。停顿。两个女人都小心翼翼地看着对方。
女青年：对不起，我……
老妇人：你是谁？
女青年：我……想来探视……给您添麻烦了。
老妇人：我没听懂。
女青年：那个，我可以吗？
老妇人：我不知道……你等一下吧。（她又拿起扫帚。）
女青年：（胆怯地坐在凳子边上）你干这活儿，是正式工作，还是临时帮忙呢？

老妇人：　这不重要。
女青年：　刚才您的眼光好像要赶我走……别嫌弃（翻了翻袋子，掏出钱）这是……
老妇人：　这是给我的吗？
女青年：　收下吧。您的工作很辛苦，报酬不高。对吧？
老妇人：　他们付的钱很少，这是真的……（她手里拿着擦窗户的纸，手足无措。）

女青年：　女士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您。您是新来的吗？（老妇人瞪着她）还是从别的部门调来的？
老妇人：　我哪是什么女士呀，你以为我是护士吗？
女青年：　那您是修女吗？还是医生？
老妇人：　我什么都不是。我也是来探视病人的。
女青年：　（怀疑）那您穿白大褂？
老妇人：　骗人用的，今天不是探视日。有个朋友告诉我，穿件白大褂，你就能骗过门卫混进来。
女青年：　老实说，我看到您时，吓了一跳。
老妇人：　我也吓了一跳。
女青年：　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？
老妇人：　（耸耸肩）打针或做手术呢。
女青年：　是呢，医院有很多事情要做。
老妇人：　他们很可能在三楼玩多米诺骨牌，你会玩吗？
女青年：　玩。要不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？
老妇人：　别打了，（脱下白大褂）走廊都不摆床位了，病人都去哪儿了？变化真大。
女青年：　我想您已经很久没来了。
老妇人：　从上周二就没来了。
女青年：　打那以后，好多人都出院了。
老妇人：　（点头）假期前，医院总是空荡荡的。节后，人就多了，他们在家里喝得酩酊大醉，互相殴打，然后又上这里了。
女青年：　是啊。我上次住耳鼻喉科，恰逢过新年，人山人海。不是谁的鼻子被揍扁了，就是下巴或颧骨骨折碎了等等。
老妇人：　你为什么住院？
女青年：　为了切除息肉。可怕，没法说。我进手术室的时候，遇到了隔壁手术室的女人，她坐在轮椅上，没有鼻子，（指指自己鼻部）这一片空的。
老妇人：　怎么会这样？
女青年：　她在那儿尖叫，“杀人了。她毁了我一生！我要起诉她！”我转过身，吓得跑回房间。我还以为是医生把她弄成那样呢。
老妇人：　谁毁了她？
女青年：　她丈夫。和她说的相反，医生治好了她，重新做了一个鼻子。
老妇人：　做鼻子？
女青年：　我不知道他怎么弄，我那之前就出院了。
【停顿。
老妇人：　这是你的饮料吗？
女青年：　是啊。你感觉怎么样？
老妇人：　你觉得呢？
【短暂的沉默。

女青年：　你住过耳鼻喉科吗？
老妇人：　没，我住院都是因为别的病。
女青年：　其他的科我也住过。两次。你呢？
老妇人：　你还年轻，还有很多事情没经历。
女青年：　（看着病床）他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而难过。
老妇人：　他们在乎谁呀？
【停顿。
女青年：　也许，我们应该去找下他们。
老妇人：　走廊里没什么灯，会看到医生的。很快就要吃午饭了，他们会像天使一般出现。我们最好打扫一下，这里像个猪圈。
【女人们拿着抹布和扫帚。老妇人用手指擦家具上的灰尘，摇摇头。
老妇人：　这里的护士都没长鼻子，她们还说这家医院很好。
女青年：　这家医院可能很好，但没人打扫。
老妇人：　他们什么都不管。
女青年：　不管饭。
老妇人：　没有好的治疗。
女青年：　免费医院。
老妇人：　是的，免费的……
女青年：　对，除了便宜，没别的，病人死得也快。
老妇人：　这我不知道……我最近埋葬了我的母亲，相信我，人走的时候赤条条……
女青年：　难道他们不管吗？
老妇人：　不管。
女青年：　怎么会这样？
老妇人：　没什么，就是千万别死。
女青年：　千万别生病。
老妇人：　干脆千万别活着。
【停顿。妇女们继续打扫病房。
女青年：　您家那位怎么了？
老妇人：　心脏病。
女青年：　我家那位也得了心脏病，这些医生给他开什么药了？
老妇人：　便宜药，按国家规定。
女青年：　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
老妇人：　真是丑闻，这里的医生就这样，还跟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开了一堆药，我都买了。
女青年：　我们要打扫床头柜吗？
老妇人：　要的，但他不喜欢别人翻他东西。
女青年：　他也是。
老妇人：　他多幸福呀。
女青年：　他的心脏一直在痛吗？
老妇人：　没痛多久。
女青年：　我家那位也没多久。
老妇人：　司机赚钱不容易，在家时一切还很好，一开车出差，就出问题了，食宿都是问题。你家那位干什么工作？
女青年：　他也是司机。

老妇人： 他以前开公交车，前年因为醉酒被调岗，当卡车司机了，工资跟以前就不一样了。
女青年： 我家那位也开卡车。
老妇人： 趁着眼下他不用出门，特地来这儿治好病，省得路上出事儿，更麻烦。
女青年： 奇怪，咱俩的先生情况怎么一模一样？太有趣了。
老妇人： 什么一样？
女青年： 嗯，司机，卡车，心脏病发作……
老妇人： 有什么奇怪的？这是一家交通医院，躺着的都是司机。我估计大家的麻烦都差不多，对吧？
【女青年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。
老妇人： 这日子猫一天狗一天似的，我也不想出不对劲的地方。
女青年： 哪儿不对劲？
老妇人： 矛盾无处不在。婆婆事妈儿，凶得恨。你婆婆还活着吗？
女青年： 还活着，但我们不住在一起。
老妇人： 你瞧，我说得没错吧？你很幸运，我就不行了。每天面对婆婆的各种折磨，没日没夜伺候她。她天天支使你干这、干那，有时我都不想过了，又怕儿子会很伤心。
女青年： 你有一个儿子吗？
老妇人： （点头）学生，抽烟。（叹气）不像话，没爹。
女青年： 您怎么突然间冒出来个“没爹”来？您不是有丈夫？
老妇人： （轻蔑地）“丈夫”…（用心地）我没丈夫！
女青年： 您什么意思？
老妇人： 我家电视有丈夫，我没有。他整天盯着电视……
女青年： 尤其有足球节目，连场比赛的时候……
老妇人： 你说，男人适合家庭生活吗？
女青年： 不，不适合。
老妇人： 男人每天看上去都在那转来转去，忙来忙去，搞建设……所以，你就忙吧，像工蚁一样工作，各种忙碌、折腾。但，这蠢象（冲床点头），一来就又乱七八糟，一切重来。
女青年： 咱们情况一样。我们总是忙着打扫，想收拾好，但他们总是捣乱。
老妇人： 我丈夫常年跑长途，经常看不到孩子。你有孩子吗？
女青年： （犹豫地回答）没有。
老妇人： 为什么没有？（女青年不回答）你不想要孩子吗？
女青年： 唉，我想要孩子。
老妇人： 你不能生，是吗？
女青年： 唉，我能生。
老妇人： 哦，那是他有问题？
女青年： 他也没问题。
老妇人： 那是怎么回事？
女青年： 嗯……
老妇人： （不高兴）如果你不想说，就算了。
女青年： 嗯……问题是，我们还没有计划好。
老妇人： 怎么？（女青年做一个模糊的手势）我明白了，男人就是男人。吃、喝、拉、睡……他以四挡速度向我们冲来。签到……刹车……倒车。
女青年： 这不是重点。
老妇人： 我知道。我当时也不急，但我还是把这事办了。

女青年：（感兴趣）怎么办的？
老妇人：有诀窍。我一会儿告诉你，你家那位在这里住多久了？
女青年：第三周。
老妇人：我也是第三周。奇怪的是，我们从来没有在这里见过面。
女青年：没什么奇怪的，你都周几来这里？
老妇人：像其他人一样，星期二和星期五。
女青年：我星期三和星期六。
老妇人：但他们不让星期三和星期六来。
女青年：（闪烁其词）我那个时间，更方便些。
老妇人：我不怎么来看他，有时是夜班，有时得离家……
女青年：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
老妇人：做厨师，煎饼还得用煎锅里煎的年代，我就去一家食堂当厨师了，不像现在，机器让人吃不到好东西。我今天休息，所以决定来趟医院。日子总是不确定，挺难的。
女青年：我告诉您，您得每天都来。
老妇人：为啥？（沉默）说实话，他不想让我来这里。
女青年：他也是。
老妇人："别管我，"他总是说，"受够你们所有人了！"。谁是"所有人"？婆婆不来看他，她都不出门，儿子也不在这里，他就是厌烦我？我真感谢他如此对我。
女青年：他也说，"让我在医院休息一下！"可我还是来看他了。为了不让他生气，我把它（拿出一罐蜜饯）放在这里。
老妇人：他讨厌蜜饯。
女青年：他也讨厌蜜饯，但这不是蜜饯，是白糖。
老妇人：为什么里面还有李子？
女青年：为不让修女发现，她们有时会检查。
老妇人：你是个聪明的女人，为什么不结婚？
女青年：他还没有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。
老妇人：所以他已婚？
女青年：他已婚。
老妇人：现在呢？他和你住在一起吗？
女青年：是啊。
老妇人：她呢？
女青年：她也是。
老妇人：我不明白。
女青年：（颤抖的声音）我也不明白。
老妇人：别生气。（捂住鼻子。）
女青年：（抽泣）您这样真好，您在这里感到平静、自信……不仅仅是在这里……我就像一只灰老鼠，不管在谁的目光里……总是这样……
老妇人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……你年轻漂亮，一切都在前面……你把蜜饯放那儿。（微笑）要是他进来，我看到你被他"修理"，哦，我不喜欢女人的眼泪。
女青年：我也是。
老妇人：拿走你的蜜饯吧。（女青年不吭声）谢谢你刚才的关心。
女青年：不用客气。
老妇人：你不要避开我的目光，让我看清楚你，你是否感到羞愧？（女青年慢慢地抬起头

来）你就是他的“长途出差”。（女青年沉默）他最近变，以前他知道自己的位置，害怕抱怨，现在他变得独立而勇敢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你们想过你们的未来吗？你和他在哪里好上的？在车里？还是在一个舒适的车身上？在柔软的防水油布下面的绒毛轮胎上？

女青年：我有一个公寓。

老妇人：哦，你甚至有一个公寓。你真是个令人羡慕的新娘，你为什么要毁了一个男人的生活？

女青年：我没有。相反，你把他关起来，我要把他变成人。

老妇人：你会让他成为一个酒鬼，而不是一个人。上帝对我，既没有给予智慧，也没有给予美貌，可你用伏特加就留住了男人。很好，没什么可说的。

女青年：他喜欢它。

老妇人：护士很好！甚至，有一个人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没什么好担心的！有人照顾他。”而我，跟傻瓜一样，哪儿想到有好几十个人照顾他呢。

女青年：所以，我为他做得更多。

老妇人：为什么我不知道你的存在？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你看上去很谦虚，每个人都是“您”，是“您”。

女青年：那是因为您比我大三倍。

老妇人：“三倍”？再说一次，八岁。

女青年：也许，八岁。

老妇人：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我们是同龄人。差不多岁数，你可能年轻一点，但男人需要一个女人，而不是简单的年龄计算。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——像一条湿鲱鱼，灰暗、灰白……没有胡椒，没有盐，没有葡萄干。

女青年：我甚至不建议您照镜子。您知道他叫您什么吗？

老妇人：我不知道，我不想知道。

女青年：心情不好的时候是“我的女巫”，心情好的时候是“老太婆”，我说我什么都不想知道。年轻的……好的时候，“我的毛皮”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您是谁，因为他把您描绘成一个可怕的人，今天的您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。我的年龄不足挂齿，看得出来，您二十年前很可爱，像一个娃娃。

老妇人：你觉得我跟你一样，长得像娃娃？我才不跟我丈夫过家家呢。

女青年：你认为我喜欢过家家吗？

老妇人：我看，你就是不要脸。一个女孩年纪轻轻的，非倒贴一个糟老头子。

女青年：他哪是什么糟老头子？我们几乎同岁。

老妇人：有趣。我年纪大你三倍，他怎么和你同龄？顺便说一句，我比他年轻得多。

女青年：我快 30 了，他才 40。

老妇人：……8 岁半。

女青年：什么是 8 岁半？

老妇人：他现在 48 岁半。确切地说，是 52 岁。

女青年：我不是不知道，他看起来没那么老。

老妇人：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丈夫多大了吗？

女青年：他说，40，带尾巴。

老妇人：你知道他多大，你没惊讶得竖起耳朵？他说带尾巴时有没出示护照？（女青年摇摇头）就这样，当男人说年龄带尾巴时，他们就不想跟我们比年龄，因为没好处。岁月会让你不断减少期待，不能靠男人的花言巧语来判断真情还是假意。

女青年：这是你的理解吧，他在我眼里，仍然很好。

老妇人： 是吗？真让人高兴！
女青年： 至少我有足够的爱。
老妇人： 你需要一点勇气。
【短暂的停顿。
老妇人： 好吧，今天你们很好，那明天呢？他不是一个男孩了。
女青年： 我不看一百年前，我只想活在今天。
老妇人： 好吧，生活，为什么苦难都属于我？你需要一个心脏病丈夫吗？你能伺候他一辈子吗？
女青年： 心脏病也比没男人好。
老妇人： 你想给他铺床吗？
女青年： 你能给他的，我都能给他。
老妇人： 听着，别傻了。你可以在 25 岁时不在乎什么，可到了我这个年纪，重新开始已经太晚了。
女青年： 他跟我在一起，看起来更年轻，更轻松。我到哪里能找到一个三十岁的新郎？既英俊帅气又头脑清醒，甚至未婚？
老妇人： 现在离婚的人很多。
女青年： 离婚的人也不会自己出现。他们必须先离婚。
老妇人： 你很活泼，很有女人味。
女青年： 我错过了找对象的好时光，现在我必须赶上。
老妇人： 你令我同情。
女青年： 你以为我不后悔吗？我希望一辈子都不知道他已婚！我就像傻瓜一样，放弃了别人的求爱。女朋友，女朋友，谁知道这样不明不白得多久？我单身，是伶牙俐齿的聪明人，却让别人同情，我受够了。我想好好活下去，跟周围所有人一样。就在此刻，让一切都过去吧。
老妇人： 你的良心呢？
女青年： 良心是什么？您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，横竖他还是会有人。不是我，是其他不同的女人，而我是其中最好的。
老妇人：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听起来那么可怕。
女青年： 那你别听，没人强迫你，我现在不跟你说话。
老妇人： 你疯了吗？
女青年： 很正常。我是现代人，您是老古董。
老妇人： 所以请你离开老古董，请把你的“丈夫”还给我。
女青年： 反了，您还给我。您为什么需要他？他不断跟我说，厌倦了，厌倦了。您享用了他二十年，足够了。您得让别人活下去！
老妇人： 把他还给我！人生是白费力气吗？作为一个女人，我把马车拉到一座陡峭的山上，摔了一跤又一跤，身上布满瘀青和肿块。但每个人都抱着希望，每个人都认为人生是有意义的，类似种下一粒幸福的种子，等待着我的将是某种回报，哪怕收获一点儿平静……这样不对吗？
女青年： 我也想拉车。
【短暂的停顿。
女青年： 您不用管，我们自己决定。
老妇人： 除非他愿意。
女青年： 他当然会的。
老妇人： 嗯，我会用武力把他赶向你，反正他在家里，像在战壕里一样，坐立难安。你以

为我不知道他的狗脸？

女青年：我也认识他。

老妇人：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他为什么还没去找你？

女青年：（低声一点）什么？什么？

老妇人：我们有一个儿子。

女青年：不，两个。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。

老妇人：（嘲笑）这是他告诉你的吗？

女青年：（困惑）不对吗？

老妇人：你看到他们了吗？

女青年：（承认失败）没。

老妇人：这个 40 岁的男人在对你撒谎。前几年，我也出轨，和一个已婚男人谈恋爱，他说他有四个孩子。那时我还年轻，良心发现，不像现在这样无所谓。我受不了了，离开了那个男人。后来，我发现他只有一个女儿——其实那不是他的女儿，是他的妻子。这个男人，始终在我心里。

女青年：我们跟你们不一样。

老妇人：好吧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我们问他。

女青年：问什么？

老妇人：看他选谁！

女青年：（不喜欢这个主意。很冷淡）找时间做场戏，他心脏病发作的时候，你把他扔进棺材。

老妇人：我让他？我？！在他开始在两条战线上“作战”之前，他身体很好。当他和你开始勾搭上时，我对我们的夫妻生活厌倦了。

女青年：这是你的问题。

老妇人：我想，除了嫉妒和不幸之外，你还折磨着他。我觉得他不想见你。

女青年：我想他也不想见您。

老妇人：别担心我。他想或不想，他会看到我的。我要打开他的大脑，让我们看看，他想要谁，他不想要谁。

女青年：他不必担心。你想杀了他吗？我们最好离开。

老妇人：既然你这么体贴，就走吧。

女青年：你走，我不着急。

老妇人：你疯了吗？我仍然是他合法的妻子。

女青年：今天是属于你的合法星期二，也是我的合法探病日。

老妇人：（决定性的）你懂的，拿走你的蜜饯，然后走下楼梯。（把对方袋子扔到她脸上。）

女青年：但是，但是，这有什么。我也会扔袋子。

老妇人：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把你踢出去。

女青年：您的腿太短。

老妇人：你有大长腿，可没有自己的丈夫，就这样被别人牵着走。狗娘养的！

【女人们互相吸引。激烈的战斗。

女青年：（呼吸困难）他要开门了，会犯心脏病。为了他，走开吧。

老妇人：他心里只有我，他给你灌了迷魂汤吗？我也怕他犯心脏病。滚出去吧，否则我会尖叫，惊动整个医院。

女青年：尖叫，我不在乎。他们会嘲笑你的。

老妇人：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会离开吗？

女青年：我不知道。

老妇人：　那就怪你自己吧（抓住拖把，朝女青年扔去。女青年紧紧抓住凳子，用它作为盾牌反击）给你，给你……（突然，老妇人呻吟着，捂着心脏，停止了战斗。女青年不放凳子，怀疑的目光盯着对方。）

女青年：　你怎么呢？（凳子掉下来。）

【老妇人没有回答，站着，抽搐着抓住拖把。她像拐杖一样靠在拖把上，蹒跚着走到最近的床前，坐了下来。女青年一脸迷茫，向她跑去。

女青年：　你不舒服吗？心脏吗？

【老妇人无力地倒在枕头上。女青年冲向床头柜，拿出一瓶药，滴在一杯水里，让老妇人喝下。

女青年：　好点了吗？

【老妇人不回答，呼吸困难，护着胸口，女青年按下急救按钮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护士站没有回应。

老妇人：　（微弱的声音）愚蠢……

女青年：　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
老妇人：　（嘶哑，困难）愚蠢……（试图站起来）我说你愚蠢。谁用按钮呼叫护士？你在哪里看到按钮管用了？

女青年：　我亲自去找……

老妇人：　不用（小心地坐下来）它似乎缓解了。

【女青年叹息着，擦去额头上的汗水，喝下玻璃杯里剩下的药，毫无力气地倒在凳子上。两个女人都在开始整理衣服和发型。

老妇人：（几乎平静）告诉我，为什么你粘着塞米扬？他不适合你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？

女青年：　塞米扬？什么塞米扬？

老妇人：　我的丈夫，还有谁？

女青年：　那是你丈夫的名字吗？

老妇人：　那还能是谁？

女青年：　那个瘦瘦的，神经质，花白头发的？

老妇人：　是啊。

女青年：　以前就躺在这里？（指她整理过的床。）

老妇人：　为什么说“以前”？他现在在哪里？

女青年：　哦，是的，您已经离开八天了…

老妇人：　他怎么了？

女青年：（笑）没什么。你的塞米扬很久以前就搬到了角落里（她指着其中一张床），就在那个位置上。你那么聪明，明白了吗？

老妇人：　你那位是舍甫佐夫，是吗？（女青年点头）我不知道，你原来是来探视他…？

女青年：　是啊。

【女人们不好意思地保持沉默。

老妇人：　他们很快就会来吗？

女青年：　一定快到了。你……你见过他的妻子吗？

老妇人：　我当然看到了。

女青年：　她怎么样？

老妇人：　贱女人。

女青年：　漂亮吗？

老妇人：　看口味，我个人不喜欢。

女青年：　你不要告诉她，我来过，好吗？

老妇人： 我是傻瓜吗？

【短暂的停顿。

老妇人： （不情愿地）你不该来这里……

女青年： 怎么呢？

老妇人： 你从来没有见过在这里……嗯……一个年轻的塞米扬。

女青年： 是的，我不知道谁来看谁……我的困惑……

老妇人： 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好吧，不管怎样……你有线索可查。

女青年：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真的。（沉默）只是您最好不要在不允许的日子来这里。

老妇人： 你这么认为？

女青年： 当然。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不用去想！

老妇人： 我不这么认为。（思考）

【停顿。

女青年： 你真的有两个孩子吗？

老妇人：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。

【女青年的脸越来越阴沉。

老妇人： 别生气。你没事的。姑娘，你年轻，光鲜，最重要的是，对他来说，你还很嫩。

女青年： 什么很嫩？我们已经交往一年，我厌倦了。

老妇人： 一年？……他的妻子和他并肩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……怎么能不厌倦呢？他会离开他的稻草人，你会看到的。

女青年： 他不会。您不用担心。现在的男人还能做什么？

老妇人： 浪漫、年轻？不，家庭始终是一个家庭，不能轻易离开它。为什么呢？以我为例，现在他有了房子，有了孩子，还有我们两个，他绝不会扔下我一走了之。我很明白其中道理。所以，你不要生气。

女青年： （抽泣）您会没事的。（抚摸老妇人的肩膀。）

老妇人： 不，你会很好的…

【两个女人互相安慰。

剧终

三六三

现代生活中的一个简短场景

人物

奥尔加——姊妹
奥列格·玛莎——姊妹
米莎·伊琳娜——姊妹

【宽敞的客厅。奥尔加、玛莎和伊琳娜在餐桌上悠闲地喝茶。

伊琳娜： 我们坐在这里喝茶……这里真是太小了，太无聊了！

奥尔加： 你说得对，亲爱的。昨天我也读过这本书，我想，我们生活得多么平凡，多么平

凡！

玛莎： 我喝着茶，心想，看哪，我们喝茶，但有些人过着真正的生活——他们在工作。

伊琳娜： 是的，他们工作，我们吃美味的食物、喝茶、散步、去剧院；我们看电视、阅读、听音乐。这都是什么呀！

奥尔加： 总有一天，有人会理解我们的痛苦吗？

伊琳娜： 天哪，我们过的不是人的日子，不如做一头勤劳的牛，不如做一匹奋蹄的马，只要工作就好。总比一个年轻女人中午十二点起床，然后在床上喝咖啡，再花两个小时穿上衣服……噢，这是多么可怕啊！玛莎，再来一杯咖啡。

奥尔加： 你说得对。

伊琳娜： 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，流着汗水工作，无论他是谁，这才是他生命的意义和目的，他的幸福，他的喜悦。

玛莎： 当一个天刚亮就起来，在街上敲打石头的工人，当一个教孩子的老师，当一个铁路司机，多好啊。

奥尔加： 在炎热的天气里，有时我很渴，因为我想工作。玛莎，我也过来，我想我会再吃一块蛋糕。

伊琳娜： 我真的很想在我的生活中至少有一天工作，这样我就可以晚上回家，累得躺在床上，立刻入睡。工人们一定睡得很熟！哦，亲爱的，我们没有幸福感，我们不应该、也不会有幸福。

玛莎： 我们只需要工作和工作，幸福是我们遥远后代的命运。

奥尔加： 是的，我要工作。我若不早起劳碌，就拒绝你们的友谊。

伊琳娜： 对劳动的渴望，哦，我的上帝，我多么理解它！蛋糕真的很好吃。

奥尔加：我厌倦了这座巨大的房子，这二十六个房间，你会迷路。当爸爸还是将军的时候，他把军事基地卖给了承包商，用这笔钱买了房子。我想离开这里去莫斯科。莫斯科！多么想去莫斯科！

玛莎： 亲爱的，我们住在莫斯科。

奥尔加： 是吗？真的，我忘了。那我们去巴黎？

伊琳娜： 为什么是巴黎？

奥尔加： 我们应该去某个地方。我想去巴黎！

玛莎： 我要卖掉我在门顿的别墅，也要去巴黎工作。

伊琳娜： 我们都要去巴黎工作。

奥尔加、伊琳娜和玛莎： （齐声）去巴黎！巴黎！

伊琳娜： 时间到了，一大群人正向我们所有人逼近，一场刚劲的暴风骤雨正在酝酿中，即将来临，很快就会把懒惰、冷漠、腐朽的无聊，和对劳动的偏见，从我们的社会吹走。

奥尔加： 是的，它会很快降临！

玛莎： 是的，很快。再过二、三百年，生活将是难以想像的美丽、奇妙。一个人需要这样的生活，即使他还未曾拥有，他也能预感到它，等待着它、梦想着它，为它做准备。换句话说，工作拯救一切。

伊琳娜： 为什么在二三百年后？电视上说，美好的生活很快就会到来。

玛莎： 电视上总这么说。

奥尔加： 具体的期限是什么？

伊琳娜： 我不知道。

奥尔加： 电视上还说了什么？

伊琳娜： 然后我们会看到钻石般的天空。

玛莎： 人们总是告诉我们，未来会有美好的生活，但现在我们必须工作。不工作，没有未来。关于钻石般的天空，我们从索尼娅那里听说过，而不是在电视上。你忘了吗？她说，我们死了，死后看见天使，看见钻石般的天空，然后我们安息。

伊琳娜： 为什么要“死后”？现实生活中呢？

玛莎： 生活中，只有天空。没有钻石。生活中，你应该工作，而不是考虑钻石。

奥尔加： 是的，我要工作。

玛莎： 我们只有茶和茶吗？让我们喝点酒！

奥尔加： 亲爱的，难道你在喝酒，却不觉得自己在喝酒吗？

玛莎： （喝一口）是的。我喝了一杯，感觉不到这不是茶。

奥尔加： 我想做一杯白兰地茶，但我发现茶用完了。我不得不放弃。

玛莎： 怎么了？如果不喝茶，那就让我们谈谈哲学吧。

伊琳娜： 关于什么？

玛莎：让我们想象一下……例如，我们之后的生活，二、三百年，最后一千年，这不是时间的问题。当然，我们不会参与这种生活，但我们现在为它而生活、工作，好吧，受苦！我们创造它——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的幸福近在眼前。

奥尔加： 我想一千年后也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。

玛莎：这是对的。我担心，对他人有粗鲁的冒犯，当我看到一个人不够苗条，不够温柔、善良时，我会感到痛苦。我不是说我丈夫，我已经习惯他了，但其他人，我不能适应。

奥尔加：如果你听我们的知识分子说，他和妻子一起受苦，和房子一起受苦，和别墅一起受苦，和汽车一起受苦……当然，他有一种崇高的思想方式。但，请告诉我，为什么生活中他不够高尚？为什么他要和孩子们一起受苦，和妻子一起受苦？

玛莎： 为什么他的妻子和孩子会和他在一起？

伊琳娜： 为什么我们都在受苦？

奥尔加： 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。

伊琳娜： 你必须提升你的智力，不局限于一个女人的思维。

奥尔加：你说得对，她自己毁了自己的心情和面色。女人身上的一切都应该是完美的——脸、身体、衣服和思想。

玛莎： 尤其是衣服。思想是看不见的，它们隐藏在头发下面，脸藏在化妆品下面，身体藏在衣服下面，所以必须注意衣服。

伊琳娜： 我想买一条绿色腰带，配我的粉红色连衣裙。

玛莎： 你穿粉红色的吗？

伊琳娜： 当然，一切都得光鲜。

玛莎： 那我该穿什么呢？光鲜不适合金发女郎。

奥尔加： 谁阻止你成为一个黑发女人？

玛莎： 好主意！我总是说你是个天才。

奥尔加： 我是我们的灵魂。

玛莎： 哪里可以找到好的油画颜料？

伊琳娜： 在哪里？在巴黎，当然。

奥尔加： 我要买三桶，用足够长的时间。

玛莎： 我买六桶。

伊琳娜： 我也买三桶。

奥尔加： 我们得记下来，免得忘了，三六三……三六三。所以呢？巴黎？

【三姐妹躺在地板上，头撞在地板上。

奥尔加、伊琳娜和玛莎： （齐声）巴黎！巴黎！

全剧终